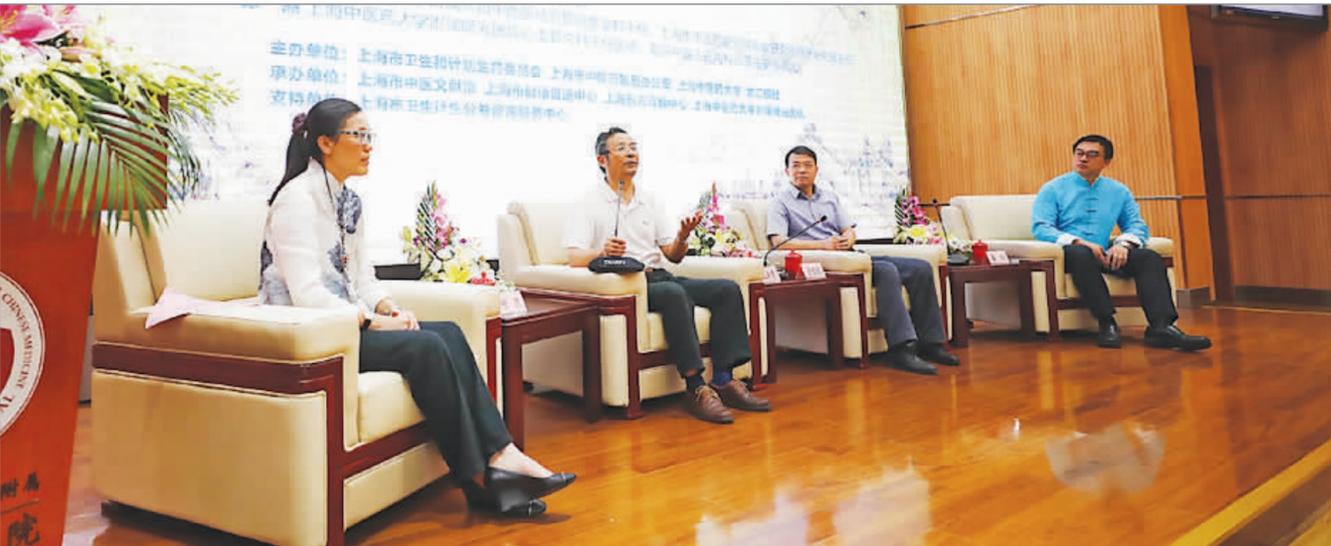




文汇中医药文化讲堂

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、上海市中医药发展办公室、上海中医药大学、文汇报社联合主办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、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、上海东方宣教中心、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医院协办

海派中医在当下的生命力：传承与发展



海派中医，形成于上海，繁荣于上海，成为我国中医大花园中一朵灿烂夺目的奇葩。为弘扬这份宝贵资源，2011年起，上海将“海派中医流派传承工程建设”列入第一轮中医药三年行动计划，包括丁氏内科、顾氏外科、石氏伤科、丁氏推拿、蔡氏妇科等15个流派纳入其中。此举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认可，从而启动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。

流派非一日所能形成，传承亦非一日之功，各具特色的古老流派在新时代如何应对新形势，以进一步服务大众、服务患者？近日的第六届文汇中医药文化讲堂上，沪上中医名家热议“海派中医在当下的生命力：传承与发展”。

流派形成离不开文化土壤



王庆其 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、上海市名中医

如今，我们常提到的海派或海派文化，主要指上海地区的文化风格和生活方式。进一步解读字面解释，海是海洋，汇流百川，意味着开放、容纳；派是派别和流派的意思，意味着个性鲜明独特。

海派中医的辉煌有目共睹，海派中医的传承也日益紧迫。上海近年来开展海派中医流派传承工作，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真是功德无量。正本清源，要做流派传承，先得搞清楚什么叫流派。这里引用一段我认为比较准确的说法，出自上海市卫计委一份文件：中医流派是指某一地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的、具有某种特定的医学风格，或以某一诊疗技术、特色技法的传承发扬而构成的医学现象，该流派应具有独特的学术思想或学术主张，有独到临床技术和诊疗特色，有较为清晰的学术源流、传承脉络和一定的历史影响和公认度。

概括说，我认为构成流派要有三要素：独特的学术思想、独到的诊疗经验、形成代代相传的人才链和学术链。三条缺一不可。那么，学术流派是怎样形成的？我认为离不开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。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，会产生有不同的科学思维、方法，造就不同类型的科学体系。发源于黄河、长江流域的中国古代科学，倡导天人合一，强调顺应自然。理解了背景，就能明白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医学相结合的结晶。从人类学意义上说，中医学是关于生命和健康的文化，既是一门技术，也是一种文化。

时代、地域的文化特征是中医流派形成的重要土壤。我国近代的地域性医学流派有孟河医派、新安医派、永嘉医派、岭南医派、钱塘医派、燕京医派、齐鲁医派、中原医学、川蜀医派等，都与地域、文化影响有很大关系。

回到上海，正是海派文化缔造了海派中医。近代的上海西学东渐，上海的中医逐渐形成了中西医学汇通的倾向。其次，近代上海经济的繁荣为中医名家办学、办诊所、办药店提供了各种金融手段，也吸引了海内外中医人才来到上海。海派的经济造就了海派的中医。另外，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思想以及新文化运动对

海派中医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，形成了海派中医开放、兼容、吸纳、创新的特点。我们上一代名医大多不来自上海，有来自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广东、四川等地的名医。因为上海是华东地区的金融中心，吸引人才汇聚，流派交融。

所以，裘沛然先生谈海派中医时说，“海派”是无派之派，即海纳百川，包罗万象，各派均归于海，精英高才，聚集上海，汇集成大派，学术海量，不拘一格，吸收众长。这些理解对我们研究海派中医学术内容具有很好的借鉴。

海派中医的学术特点，我归纳了六个方面。第一，深远的家学渊源，独特的学术经验。第二，较深的文化底蕴和经典造诣。我近日翻阅石氏伤科的书籍，几张处方吸引了我，书法极好，伤科大家家的文化造诣真不低。

第三，传统师承与学校教育相结合。近代的上海先后出现几十家中医学学校，当年这批人既有家学渊源，又通过学校教育接受了各地中医流派的经验，他们的知识结构很完善。

第四，兼容各派。名医汇聚上海，必然在学校、在杂志、在各种场合互相交融、嫁接，促成在上海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流派。

第五，重视衷中参西。当时，西方的医学、文化和学术思潮也影响到中医界，查阅早期中医教材会发现“中医心理学”“中医病理学”等内容，说明当初已经中西医汇通了。

第六，具有代代相传的人才链、学术链。这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海派中医能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。海派中医流派里有许多响当当的名字，比如孟河丁氏学派。其中，丁甘仁是孟河学派代表人物之一，他真正出名是到上海以后，特别是办了中医专门学校，培养了大量中医人才。海派中医里时间较长的是何氏医学，从宋代就开始，到青浦白鹤青龙村定居，流传了七百六十年，家族里有三百六十多人行医。

“头势清爽”与南派细腻手法之妙



孙武权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主任、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推拿研究所临床研究室主任、教授

丁氏推拿流派算是一个新名词。此前上海推拿有三大流派：一指禅推拿流派、滚法推拿流派和内功推拿流派。在上海决定做流派传承工作时，为了协调，有几个老先生提出，上海推拿两个流派的老祖宗都姓丁，那就叫丁氏推拿流派。自此，我们在正式报告中使用了丁氏推拿流派这个说法。上海的中医学建设工作很多走在全国前列，中医流派传承就是一例。2011年，上海开始推进流派传承工作。当时全国的推拿手法流派不多，大多还不是纯推拿流派。比如长白山通经调脏手法流派，包含了伤科手法、针灸手法与推拿手法，整合当地几个流派获得这个流派新名称。类似现象还有北京的清宫正骨、清宫理经。探路前行，上海就这样率先全国之先开始了流派传承工作。

丁氏推拿流派在清朝同治年间已有，口头流传下来的说法是老前辈李鉴臣把手法传给了丁凤山。李鉴臣据说是御医，但清宫名录查不到他。也有人说他出身少林寺，但相关文献也没查到。所以，现在只是有这样一

个姓名，文字、照片记录都没有。丁凤山是确实存在的，他是清宫的武官，学了一指禅后，回扬州行医，并收了些徒弟。到20世纪初，他的徒弟到上海“闯码头”，把师傅带到上海，然后又收了些徒弟。这十多个弟子各有特色，都有些故事可说。

丁氏推拿的传承中，丁树山这支影响较大。他之下，丁季峰发展出了滚法推拿。丁季峰是丁树山的儿子，在中学时代就接触到一些西方文化，和西医也有很多交往，他是推拿流派较早开始中西医结合的。

丁树山这支里另一影响较大的传承人是朱春霖，他是丁树山的学生，也是朱氏推拿创始人，他后人提出的“朱氏一指禅”目前已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朱春霖本身的一指禅手法很好，被誉为“不二宗师”。他的另一大贡献是创办推拿学校、担任第一任校长，开创了推拿传承从师承教育转为现代学堂教育。我们做流派工作时，重点放在学术传承、创新研究、临床诊疗、推广应用、文化建设等方面。流派建设先得确立代表性传承人，丁氏推拿流派的代表性传承人较多，曹仁发、严隽陶、金义成、罗志瑜、沈国权、朱鼎成等。推拿的传承和其他流派不大一样，或与针灸类似，即手法的传承非常讲究。到底达到怎样的手法，才算标准，这个我们还在探讨研究中。我

梳理了丁氏推拿的学术思想、观点，提出三点：“柔为贵、刚柔相济”“点为主，点面结合”“动为先，动静结合”。这些都是对临床手法操作的提炼。这些年，我们还开展了大量继续教育。最早以上海的丁氏推拿流派为主，后来把外省市流派也纳入，大家一起交流、切磋。

在搜集、整理推拿文献资料时，我们发现推拿的旧资料很少，丁氏推拿流派的书更少，这两年我们也在向社会广泛征集老材料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很注重推拿流派的现代推广，设计了丁氏推拿、海派儿科推拿、健康行走等相关品牌标识。推拿在我国简单说可分成北派、南派。我们在传承研究中也发现，北方手法相对较重，南方手法相对轻柔，这和上海的文化也有关系。上海的推拿会推人的前额这里，而不会去捏头皮区域，这或许是因为上海人讲究“头势清爽，不好弄乱”。海派推拿讲究手法的细腻技巧，与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不无关联。

这两年为了流派建设，我们也走访了全国各地。到扬州发现，这个一指禅推拿流派的发源地，如今的传人很少了，传人目前主要在上海。不过，上海在这一领域做得好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因为学艺不易，得吸引人来学，还得愿意留在临床，不然手法传承不下去，流派的生命力就成问题。

总的说来，传承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，我们将继续努力推进。

其他几家也很明显。比如，徐嵩年老师集一生心血编著《肾与膀胱证治经验》，也只有13万字。徐老在书的最后列有162张处方，把一生中用得最好、临床经验最足的处方告诉了大家。徐老曾说，书不一定要编得很厚，把学术经验讲清楚即可。整个丁氏内科十二家传人基地里，传人写的书都很薄。这是我们在推进传承工作时的发现，也给我们启发：快节奏的当下，如果要贪多、贪全地学习，可能就是囫圇吞枣，能总结精华、掌握精髓，或许才是传承要义。海派中医传承，有共性也有个性。从共性来看，海派中医离不开上海的文化、经济和社会特点。近代的上海涌现出一批中医人才。论早期中医教学，上海中医专门学校、上海中国医学院、新中医院这“老三校”是绕不开的。这三校的教师是来回走动的，在这个学校讲课，也去那个学校讲课，所以形成了很多共性的东西。论海派中医的个性，以丁氏内科为例，我们对丁氏十二家的流派传承梳理后发现，有的著作书作较多，比如陈存仁、秦伯未、严苍山、裘沛然。有的在教学领域颇有建树，丁氏内科最引以为豪的就是出了五任校长。还有一些人文造诣深厚，比如程门雪、严苍山、秦伯未、裘沛然等，书画水平不亚于专业人士。谈个性还有一点，我国中医发展史上的很多全国“首创”跟海派中医有关。比如，民国早期热病、伤寒等

传染病多，丁甘仁在这些疾病诊治领域贡献很多，尤其是对当时流行的烂喉痧（即猩红热），丁甘仁形成了独到的诊治经验，造福大众。我们在整理学术思想的同时，将丁氏流派优势病种梳理、收录在大数据库里。

在严世芸老师的带领下，我们还走访了丁氏十二家的不少故居，比如程门雪的故乡婺源、韩哲仙在慈溪的韩家大院、裘沛然在慈溪的裘家村等。我们在当地获得了很多珍贵资料，也从侧面走近大师。比如，在慈溪图书馆专辟一个大房间，全是裘老赠书，我们看了很感动，老一辈重德、重教。除了个性和共性的梳理，我想海派中医传承里还有“非常道”。我的理解是，非常道是在整个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，我们对某些领域的过程、某些领域的认知，有限的一些反应。在这个非常道的思想影响下，我们也在考虑，除了对丁氏内科流派的传承，是不是还要跟其他流派进行交叉学习。我们跟妇科流派做了交叉，在拜访朱氏妇科传人朱南孙时，我们竟都不知那天正是朱老生日，老太太非常平淡，当场掏出一笔捐款，说要给学校庆生（上海中医药大学当时正值建校60周年），因为这是她父辈曾倾注心血的地方。短短几句话，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看到老人的情怀。整个流派传承中，我们的体会是如何从非常道趋于常道，这个常道就是客观事物正常运行的规律，也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。

对话 嘉宾：王庆其 孙武权 徐 燕 崔 松（主持人） 问：当下海派中医要传承下去，难度在哪里？

王庆其：我是丁氏流派裘沛然先生的学术传承人，跟裘老20多年，承担这个流派传承项目有六年，我的体会是传承老中医的经验时，传承医药这方面的难度不大，关键在这一方医药背后的学术思想及对其文化的领悟、传承不容易。记得跟随裘老时，老师不仅要我读历代名著，还教我读四书五经，要背给他听。我当时已经49岁了，每天要像小学生一样背给老师听四书五经，真难为我。背几条原文还不等于学到精粹，传承中最大的难度是文化思想的传承，中医思维方式、学术思想的传承，是难度最高的。裘老还是《辞海》的副主编，知识渊博，出版社问他的难题，他能随口答出。如此道行，我们这代人里很少见了。这也使我感到很有紧迫感。

问：中国传统的技艺传承有师徒，到了近现代又出现学堂教育，中医的流派传承也走了这两条路，未来该怎么走，变或不变，还是变中要有不变？希望也给上海中医流派传承工程提些建议？

王庆其：现在无论是石氏伤科，还是丁氏内科，都已经把经验写进教材，把学术思想渗透到高等教育系统里。很多名派大家也都是中医药学校的教授，我们有幸专门跟师的，好像“开小灶”，学问又精湛些。所以我的体会首先是，海派中医流派传承工程很及时，培养了一批人。第二是，流派将归为无派之派，实际上，这些流派的学术经验已通过现代信息手段渗透到整个中医学界，我认为目的已达到，至于某个具体流派今后是不是存在，并不重要。最终目标应该是培养人才、造福人民。

徐燕：流派传承工作给我们的最大获益就是两个字：提高。我是流派传承工作者，也是被培养的人，我们的临床疗效、学术研究因此都获得很大发展，病人也有很好的获益。流派传承是一个政府项目，我想，政府项目的最终目的就是造福民众。孙武权：因为流派传承工作，让我们涉及了一些以前没接触的工作和领域。我感觉像穿越到古代，遍访名山、名师。这些人我们原来不太接触，但接触后发现，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学术思想、手法，对我们产生了许多新启发。